四書改錯

蕭山毛奇齡字大又老
劉禹金達九游較

四書改錯二十一

貶抑聖門錯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程氏曰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便是這氣象也 為問求赤二子各自謙遜可謂達禮矣何以無曾皙氣象朱氏曰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个天高地下合同而化的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个氣象只是纔見得了便休所以不把當事

夫子與諸賢相對原講用世故曰如爾何以以者用也曾氏以狂士偶見異耳有何氣象如沖沖漠漠陀陀爍爍作二氏行逕而曰子路惟不達爲國以禮的道理所以無此氣象則是子路之少禮失氣象以幸爾也乃二子謙退又曰祗見得禮皮膚終不得天高地下合同而化的氣象則必如華山道士之神遊合漠始有這个微妙氣象矣且夫子在當時祗一禮字不知何處有皮膚微妙二義比較氣象及究竟其說則連曾氏亦一見便休不將氣象當个事則直以二氏說論語四子皆聖門儒者爲能相合此皆大全所

載註若他書則希夷壽涯一齊都來其說微說妙何止于此

子路使門人爲臣

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于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夫子爲司寇門人多爲夫子臣者卽臣于他大夫非主友之分然在夫子從政時諸子皆見爲屬大夫其時統係具在也況夫子去官非見擯者則以卿禮葬夫子而門人爲臣比之主友漢儒所云君臣禮塟者亦無不可特此時無有一如近代在籍官喪塟之例

非見任者故夫子不許要之子路非誕罔也其曰詐曰欺亦祇從有無二字責之原非矯詐欺敝有害天理而註以不能致知誠意重詬子路夫致知誠意爲聖門下手第一層工夫曾子路升堂但未入室夫子親爲品題者而重詬至此豈聖言定有漏聖門必不肖耶何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

行三軍非細事自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而後行軍皆聖帝明王之所不免故易于師卦曰開國承家

又曰可以王矣未嘗卑也況臨事而懼正夫子愼戰之意好謀而成正夫子我戰則克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語並不貶抑而讀其書者反從而鄙夷之可乎

章大來曰聖人于夾谷一會尚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南北二宋神州陸沉縱使秦皇漢武黷兵宜戒亦不宜出自宋人之口何則救溺須習泅救暍須織蔽亦思當時君父如何受辱生民如何慘殺卽手足毛髮皆作兵甲猶恨不給禮經所云不反兵之義若何而乃論史則禁斥用兵棄若糞穢論經則以行三軍爲卑卑視聖門弟子不值一錢是

不惟不解經并亦不知有人理者矣不聞夏官司馬以射人司士掌朝位等級有超于六卿諸職者乎大禹宅百揆反使之帥師征苗何則重兵政也是以呂尙善行兵武王尊之爲師郤縠雖敦詩書而晉侯推轂未嘗不以行三軍爲尊若謂我有詩書可廢干櫓則如後漢羌胡寇隴右而刺史宋梟必欲重教化輕師武請寫孝經以退敵雖長史蓋勳譏其不急靖難取笑朝廷而寃竟不從卒至喪身辱國爲世譏訕此明驗也但其義錮蔽已久大須儆省後之讀論語者遇軍旅未學嘗知其有爲

而發不是輕兵遇足食足兵當思其正告爲政不是迂遠則于斯世庶有賴矣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葢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此聖賢尙事功重材幹與子貢問士章之重使四方子路問仁章之獨許管仲一例故此將謹信自守之士特抑一叚曰今之成人與問士章之特抑言行信果者爲硜硜小人問仁章之特抑致身殉死者爲匹夫匹婦亦是一例葢聖賢最忌是自了漢明德不新民成已不成物獨善不兼善非聖道卽非聖學故徐

仲山曰予讀硜硜小人節而疑之及讀今之成人節而又疑之至讀匹夫匹婦節始豁然然猶疑曰何以孟子獨耻言管仲至讀功烈如彼其卑句則又快然曰聖賢重事功孟子之薄管仲過于夫子之尊管仲以為事功甚重不當止此也今通解論語并通解大中孟子而于此節仍徘徊瞻顧首鼠不決而胡氏且故以今之成人為子路所言此在前儒並無此說引此已自無理然且借子路以牆侵夫子謂為此言者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向使此言果出子路在註者亦屬疑義並不宜輕口訾謷況明

是子言則直訴夫子矣苟稍知聖道知聖學稍有忌憚亦必不至此

請益無倦

子路喜于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四書集註補曰喜于有爲故先勞不能持久故無倦無倦是救病則先勞添症候矣先添症而後救之無此教法況救病則何待請益萬一不請則此病何時救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胡氏曰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夫子爲政必告諸天王請于

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名正矣子路不喻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胡氏註春秋無一不錯而註偏引之既註四書則于春秋中四書故事亦宜畧一繙閱當時有何方伯惟晉寂强惡自文襄以後遽以方伯自居貶齊魯衛三國爲屬國特定朝聘之期貢賦之等奔走惡索者已閱百年至衛靈齊景發憤不平邀魯叛晉與趙鞅抗兵非一日矣會蒯聵以得罪國母奔事趙鞅藉鞅師以攻齊攻衛與父爲讎以致衛靈身死屍尚未葬而趙鞅用陽貨計借蒯聵奔喪爲名于以襲國竟納聵

據戚邑而衛不敢拒至次年之春齊景公遣師圍戚而然後衛亦遣卿石曼姑帥師從之此即宋儒所稱拒父之師者向使當是時夫子欲下請方伯討拒父以立子郢而其所請者則正衛靈所累戰累伐假納蹟以據戚邑之晉午趙鞅昏頭暈腦吾不意講道論世註經立教者而一至于此若夫仕衛食祿果屬非義則夫子何難一言沮之師弟貴告誡未聞旁觀袖手一任孺子入井者况孔子于衛靈爲際可之仕衛輒爲公養之仕是待子爲政則子未嘗不仕也陋儒妄言也

張文懿曰衛君惟不拒父故終及孔悝之亂若孔門仕衛柴也由也夫子每念及之況子路之死夫子明曰天祝予而訴曰非義豈所敢聞

子曰聽訟章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

四書集註補曰此有意苛求矣片言宿諾原是一章故連類記及此節何與乎況子路生平夫子稱之甚至如曰由也果於從政何有又曰千乘之國可使治賦故四科之列直以政事許之若其治蒲則駸駸有無訟之意如曰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忠信而寬故

其民不偷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此于無訟何減而乃以一時率爾之對稍失遜讓遂定其終身耶

子路問事君章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勿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之

子路生平以不欺見稱故小邾射以句繹奔魯尙欲要路一言以爲信豈有事君而反出于欺者此不過正告以事君之道而諍者必曰對病發藥聖門無完行矣且勿欺而犯有何先後茀以勿欺爲主而可犯即犯此豈有期限而以先後指定之

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程氏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推此則子張過于薄故難並爲仁

此較大文又深一層又增一罪案毋論檀弓不足深據卽可據然其本意以子夏子張並記祇以一過一不及証兩賢生平未嘗曰薄也竟不虞千載下有知之深者題之曰薄薄則不止未仁矣且除喪一事於堂堂何與而并及此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于私者故告之以此

子張不誠善則堂堂有之然安見不補過而蔽于私也若以愛憎爲生死且翕忽不測則不止蔽私矣昔

人謂崇德辨惑子張與樊遲並舉爲問一似現成有此語者今誠善補過八字亦一似現成規子張語不知宋人楊姓者何由得此

子張問士章

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子張只去聞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膽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

此章免不得救病二字然亦不必認實是這般人且以粗膽爲色取仁以意氣加人爲居之不疑則又增出惡狀矣實則本文與他書俱無此等言

子張問明章

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　輔氏曰子張之爲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愼審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爲有得于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

此顧孫氏罪案不知從何處得來無司寇兩劊無讞獄者前後券契無憑無據驟得此長篇愛書以莫須有三字衍之得八十四字寃褫而魄奪聖門寃獄從此無平反日矣實則上有蒼天下有夷齊請天下明遠君子善察浸潤膚愛者錄其詞而再審之

子張問政章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大全子路勇于有行慮其不能繼也

子張多浮少實易于始勤而終惰故竭兩端而告之

四書集註補曰聖人答問必答其所問之事所問之義未嘗答其人也如必因病發藥則告顏淵鄭聲淫佞人殆淵必喜淫好佞矣乃只此無倦一答程氏譏其無誠心楊氏謂其難能故難繼范祖禹謂其外有餘而內不足朱氏又謂其做到下梢無殺合麗消至樹下萬弩齊發爲之駭然

子夏之門人章

子夏之言迫狹故子張譏之但其言亦有過高之弊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過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此記者之意本偏存子張之說以垂訓者夏是客張是主與棘子成章意同今且概舉而非之既已失主客意矣且兩賢所言俱各有本子夏所本即夫子無友不如已語特其所異在拒字耳故曰異乎所聞若子張則正以所聞闢拒字者其反復兩拒字與矜容對照此有何弊而又以高遠貶之張南士嘗曰嘉善而矜不能係夫子語則尊賢而容衆未必非夫子所已言者何則所聞二字可驗也若然則過高之弊不既僻聖言矣乎

章大來曰據集註貶子張者亦首鼠語大凡立言

有要子張之要以賢不賢爲斷未有賢而不擇友者亦未有不賢而反可拾損友者此固不必又搓挪也惟子夏過峻故子張廣之若仍然首鼠既云尊賢而容衆又云不可者拒之既云如之何拒人又云不可者拒之則子夏之廼狹不必譏而門人特記子張之言反多事矣註經者不能達言者之旨而動輙吹索亦何必爾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而止二字亦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乎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

舊註孔安國云此言毀不滅性謂治喪者遇盡哀卽止過此卽滅性矣其所云止是止哀非止禮文也今乃自爲一說以而止解作而已一似棘子成所云質而已矣者是改說以詬聖賢聖賢不受也然且附和之徒比之戎狄夫致哀能止並不直情卽直情去文如棘子成亦且聖賢口重特頌之曰夫子之說君子也奈何以戎狄詬之

子游問孝　子夏問孝

子游能養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

子亦概言孝道耳如必告以所不足則顏淵克復之

告旣多欲而又違禮難乎爲顏氏子矣且論人須有據子夏能直義吾不知出自何書若色不溫潤則其事頗祕千載而下亦何從知之

子夏曰賢賢易色節

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　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絶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

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是明言不學尙非廢學今但云未學而卽虞其有廢學之弊此何說與

朱氏改大學倡格物之說凡論孟中言學處必曲爲回護以伸已意故于開卷說此尤極嚴厲不如子夏在文學之科先聖六學全藉傳述如易傳詩傳喪服傳詩大小序類爲七十二賢身通六藝之首而詬厲廢學至于如此試問朱氏四書之註其于學爲何如者廢與不廢必所自曉傾側三語實不願聞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利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朱氏曰子夏于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　輔氏曰子夏欠遠大之見

而有近小之蔽故惑溺於私與利也

孔安國原註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此從二儒字作解原不差誤註引謝顯道說謂君子喩義小人喩利凡以私滅公適已自便有害天理者皆是利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曾夫子語子夏而或出于此或曰子夏好利夫子此言是對病發藥語觀其告宰莒問政有曰毋見小利可驗也不知子夏好利從來無據卽其告宰莒問政亦大概論政不必卽對病發藥況論各有義此時論儒忽據他時論政者以爲說全失論例且卽對病發藥子夏之病在局量

褊淺規模陿隘或如集註補云此大小當以度量規模爲言若謂以私滅公適巳自便有害天理則是世俗無賴一小人可云儒乎曾賢如子夏而可以害天理三字橫加之乎朱氏騤聞謝說亦知難通有云聖人爲萬世立法豈專爲子夏設則朱氏亦早以其言爲無理矣及作註而又特引其語以示世非有意貶抑而何

子夏曰商聞之矣二節

胡氏云子夏四海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若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巳蔽于愛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四書集註補曰夫子曰敎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子夏之言正出自夫子而謂意圓而語滯且謂聖人無此病已瞎詬矣乃猶憎其蔽于愛而昧于理夫宋人動輒言理吾不知夫子千里兄弟之言果蔽愛昧理與否但就經論經祇解牛憂不得又牽他日喪明之事以并責之朱氏自云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枝節又云龜山解經常有牽纏的病如解苗而不秀就牽引揠苗其于本旨無所發明却外去生此議論又門人問惟恐有聞因舉子路數事以明之朱氏便云今只當就子路有聞上考究不須如此

牽二三說若牽二三說不知尊意要從此處學子路還只要求子路不是處其言之凌厲如此今但論四海兄弟而忽及喪明是曲求子夏不是也是不考究本文也是枝節也吾不意責人蔽愛而自坐蔽溺又如此

又曰漢王克云子夏失明虛妄之言即宋王伯厚明方正學輩亦有辨其未確者

子夏爲莒父宰章

程氏曰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利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子夏近小利並無實據程氏以小人之腹誣妄此語

而及註子謂子夏女爲君子儒章則實以子夏好利爲小人儒成桀程氏語出而聖人一門無生活路矣然且子張在千百年前與程氏有何怨毒而未仁少仁提至千遍至品隲他賢而無端旁及必不放過何相厄之深與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節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德者事行之別名閑是分限出入卽踰分之謂何處好着理字且出入非不合理也此書實解易曉如行

大禮者既不踰分則儀貌小節或稍過而出稍不足而入總不失大禮行大法者既不踰度則規模細事或出而過張或退入而近于弛亦不礙大法此以不合理責之固爲不倫且以子夏近小之病進幾遠大亦有何弊而動輒苛刻亦思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子夏豈不知是古語而言各有爲必雷同附和以求無弊恐大不然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朱氏曰譬之明鏡或曰一次明少間又暗或月一次明二十九次又暗

如此則視聖門弟子無人理矣天下除却木偶陳死人外即盜賊叛亂亦豈有一月之間不起一良心者以此概聖門且以之繼三月不違之後可乎三月三字在月字上則繼三月者當是一月至一日至不當日日一至月一至也一字顛倒便相去萬里請善學者思之

吾黨之小子狂簡

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猶或可以進于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于異端耳

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是公然具一材品未曉斷割如梓材之未斲美錦之未製故曰斐然曰章曰裁今乃

曰恐其陷于異端則未有稱其成章而猶慮其陷異端者章但有成虧而無同異異端可斥絶而必不可以裁成此在夫子口中與夫子意中並無有此而忽攙此語此則貶抑聖門之尤甚者也

四書集註補曰夫子所裁不過如求之退由之兼人師之過商之不及之類何處着異端二字

又曰宋學實本老氏皆華山道士所授而二宋皆宗之故南宋洪邁爲史官而儒者皆句邁作陳希夷先生及周元公諸大傳且載太極圖說于傳中以太極圖說本道書太上無極尊經中所出書也

聖學防微曰朱晦菴詬陸子靜學佛而子靜答晦菴書亦詬其學禪不能辨也

朱氏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益侵幸叨祠祿遂爲希夷直下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聲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嘆耳又答呂子約書云熹再叨祠祿遂爲希夷法眷目忝之多不勝慚懼

程氏云游酢楊時先曾學禪不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呂微仲之學入于禪談邪和叔晚游乎佛程伊川自涪歸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朱氏云謝上蔡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

益究禪理蓋其家學相傳如此游氏分明是投番了宋儒自供類如此若聖門則並無自言陷異端者

可以取可以無取節

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死于衛是傷勇也

孟子與聖門何怨必發此三端以盡責聖門之賢不謂之有意貶抑不得矣

四書集註補云子華使齊五秉之受乃是其母林氏歸罪于子可笑孰甚不意復有從而和之者以爲子華不能諭親于道何信無稽之談而者先賢之過也

文輝曰子華爲魯使齊冉有爲宰將爲魯向司冦

請衆雖稍過情然無大失也若子路宜死衛者故
夫子哀哭之此歷見先生牘言講錄諸書
張文襄曰金仁山云此必戰國之世豪傑之習勝
多輕施結客如四豪之類輕生如荊聶之類故孟
子爲當時戒耳此庶平情之言
王恬曰宋儒自矜所學直接堯舜因互相標榜原
有微視先聖之意故于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
一人訾議如劉貢父攻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
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于
先聖先賢恣情蔽駁大學孝經連篇刪改即孔門

諸賢何一不受其刪斲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請斥十賢于堂下而升周程張朱與四賢接席矣每讀六經未嘗不累息焉

陸邦烈曰集註痛抑聖門弟子初不過私存其說以稍寓微意實不料後此之直奉爲章程也自元仁宗朝創立八股用朱氏書取士勸爲功令而明文皇帝以朱氏同姓有私祢之意造大全一書以曲護其說嗣此四書無本文且無舊註卽宋儒別說亦概從屏卻以歸于一門而于是大中論孟有

傳而無經有儒說而無聖賢之說如入齊者知孟嘗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但聞有太后穰侯高陵涇陽而不聞有西秦之王初猶瞻㫋繼則明竊孔氏一堂將何存濟因輯釋非錄五卷而是書採及之以存取抑之癖云

是書　詩　侍錄口授補綴仍恨未備嘗錄賢贊章讀朱氏其言傾側險絶迫險三語慢然曰如是則子夏一傾危險巇小人矣此何可不辨旣而曰世豈無蹶事者流涕而能其闕畧有待若此後之讀之者亦鑒此可已　詩　謹識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昂天翻扶上
田得名絅卿較

四書改錯二十二

附錄

豐城李沛字渼成再拜問綱讀正事卷祇覺肺腸豁然惠我厚矣然尚有芥蔕者管仲相桓公夫子許之重事功也然氣節豈不重而抑名忽為匹夫匹婦將所謂事君致身殺身成仁者安在曰糾忽非君臣此固非所擬者但即以君臣論古致身成仁類皆有事於

人國無徒死者徒死即謂之諒故比干死諫則仁之辭童汪踦死於兵則不殤而反褒之他無有也是以殉國之士古未之見惟夷齊二人以歸周去周兼至扣馬不得已而死與齊之王蠋漢之龔勝不受詘折謂之氣節否則死無所爲祇三良徒人費耳故曰諒也諒者硜硜也此其說舊有証者東漢尹次史玉以殺人當死而兄母爲求代自縊應劭特引名忽事援夫子匹夫匹婦一語爲斷謂僕妾無慮感慨死諒何得議貰此正引經折獄之瞭然者宋人溝事功兼溝氣節雖故爲名忽爭此諒字而實則淸班退避以兩

宋國難千古僅慘宋史立忠義傳十卷合之帝紀列傳之所載死事死官共不下四百餘人而濂洛關閩之徒無一人與焉尚欲與之論氣節難矣

山陰趙撝（字文子）過草堂曰夫子爲衛君先生謂輒不拒父使學者眼界爲之一開人曰讀論語亦曰讀春秋何便懵懂至此第不知當時何以有拒父二字此二字始于何時請示之曰善乎問也當時無所謂拒父也惟公羊下一拒字謂齊景公遣師圍蒯聵而衛人隨之在齊謂之伯討而在衛人謂之義拒以爲義可以拒之也至東漢何休始有不責輒拒父之文加

一父字然正云非輙拒父耳宋胡氏傳出直曰輙拒父矣要是後人遞加之字在當時無此言

仁和余日新（字自銘門人）曰或問箕子爲紂諸父兄弟雖不可定然故王族也王族稱親戚何據耶曰此可不答然亦姑語之齊桓稱子糾親也漢哀帝稱父定陶恭王爲皇帝親大傳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孟子有貴戚之卿

同邑莫春園（字東怡述齋門人）連下七籤其一籤曰大師摯適齊家語辨樂解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未得其數也云云即史記索隱註亦引家語此文則家語在漢志古今人表及董氏春秋之前其言可徵先生反不據家語何也曰豈不知家語顧有必不可據者古家語二十七卷久巳不傳今所傳者出魏王肅家多係肅抄變其詞而此條尤從來聚訟不巳者若漢志人表雖出古家語後而其本事固向歆祕府所錄此條正祕府舊藏皙本即古家語猶後起况王肅本也且子亦知經學有門戶乎漢人說經每各守師說競立門戶當論語初出時不特無四書并無三論即安昌之解包周之章句俱未行世獨孔安

國受詔作訓詁因說此章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益赤云孔子正樂也然而世猶非之周制王者四飯諸侯三飯耳魯安得四飯因之鄭康成改爲平王東遷樂缺官散以救其說奈馬鄭經學漢末盛行而魏王肅窺鄭之失直起而攻之遂設門戶分鄭學王學其大者見于聖證論而即此一節亦復破鄭借家語文增擊磬爲官語陰附之魯思以揚孔而抑鄭而不知其大謬者古太師少師不名一器故耑稱曰師而凡司一器以名官者即就器與師而連稱之如笙師籥師鐘師磬師類與師冕師摯之稱師不同

然且兩師皆瞽于作樂時無官器而有佐器如升歌擊韋糠下管擊鼓然非磬也即尚書后夔自言予擊石拊石非自擊磬謂考擊官皆其職故曰予蓋大司樂則不特無官器并無佐器也今既稱師襄子而又曰以擊磬官已非制矣乃孔子學琴已經十日師襄方請其進業而尚曰吾能于琴此言告誰則明是王子雍抄變無理之言是以顏師古註漢志直一掃門戶而排棄之謂說論語者指爲魯官斯亦未免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馬鄭羣儒皆在班楊之後向歆博學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烏

可偏據此正開通門戶之大文顯然可證者不意傳至今而門戶愈烈抄變愈酷前此無所謂夫子正樂說也夫子以魯哀十一年反魯弔吳孟子答田賦之問請討田常每事必載之策書而在十六年則直書其卒于簡書以終之並無正樂官散稍見于三策之間乃孔子世家載學琴事索隱註即有兩本一祇師襄子魯人五字一引家語襄子曰二句而屬魯人于其後然並不及正樂也以司馬貞作註時無朱註也特刻史記評林者錄明人余有丁說于上方謂孔子用魯樂師襄爲司樂之官及去魯而襄入于海此直

荒唐無忌憚之言而吳門陳太史刻史記去余有丁名而卽綴其言于索隱之後作索隱說則不特家語史記原不可據而卽其註家語史記者無一不以門戶抄變彼此更竄使祖龍餘燼亦復灰滅如此有志者當大發憤懲力行刋正而予舉一籖而兩當抄變關係匪細因卽就此籖而備荅之

其二籖曰周公使管叔監殷先生據孟子文謂止管一人考魯世家武王封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管蔡世家亦云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二人相祿父則管蔡皆監殷矣況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

伯之國國三人似實有三人不止連帥屬長卒正三等官也曰此所以須視吾原書也原書臢言補已明言矣管蔡不同監而漢人孔安國輩誤讀左傳二叔不咸及蔡叔惎間諸語妄爲此說而史記遵之然不敢言監其言監不自史記始也特史記之醜較有甚于言監者周制施典之官有牧監參伍殷輔六名牧監以諸侯爲之牧是二伯九伯胥伯等官如周召稱二伯齊侯稱齊伯衞康叔稱衞伯類監則連帥屬長卒正三等監官正管叔所受三監官也若參伍殷輔四名則以各國大夫士爲之郎本國統制官今史記

不敢言監而反認作輔不特鄭箋衛世家即衛世家亦云使管叔蔡叔傳相之夫以管蔡親諸侯而忽降爲列國大夫士以輔佐武庚已無理矣然且一管一蔡各有封國安能舍所封而反奔朝歌以服事此勝國之子又且不宜稱輔而稱爲傅相夫傅相漢官正漢制改殷輔名置之諸侯王之國如所云膠東相長沙王傅者而以之當武周所建之周官非笑話乎若王制三監則商制也商以三王官監方伯國三是人數周以諸侯監諸侯國有正長帥三等官三是官數此見于諸書甚明亦不待答者

三箋曰八佾六佾朱註謂八八六六佾數如人數而先生非之謂每佾必八人所云八六是佾之爲數而非人數乃春秋傳隱公問羽數于衆仲是問人數而非佾數何也曰傳但云問羽數何以知是人數而非佾數此正杜預誤信何休之說以爲註而朱註遵之今復取其說以相難則主客亂矣且解經須讀經經明曰公問羽數而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則羽即佾也羽數即佾數也公問羽數正問此佾數也而猶曰問人數而非佾數是解經而不讀經可乎且每佾必八

亦經文也經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自八以下者謂六四二皆八也若只天子八而下皆不八則六六四四所云八風八音者安在將天子有舞而諸侯大夫士皆不得有舞註經之外莫大乎是予嘗謂自漢迄今能讀書而有稗六經者只孔安國鄭玄杜預孔穎達賈公彥五人然尚有讀書未到處如此羽數二字便不能註夫舞兼文武文舞羽籥武舞干戚今但曰羽數似乎祇問文舞者何休遂謂婦人之宮不當武舞則所云天子八諸侯六者豈皆用之婦人宮乎且經亦明云將萬舞而公問羽數

則即此婦人之宮原得兼文武二舞故曰將萬而乃獨問羽數此義在三傳註疏亦竝無解者不知此羽字非舞人所執之羽是領舞列者所導舞之羽蓋舞有二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惟文舞用之其名曰翟衛詩執籥秉翟是也一是鷺羽導舞者所執文舞武舞皆用之其名曰翿翿者導也爾雅作纛謂指麾舞列使舞者起伏進退皆有節度一如周禮行饗鄉師執纛以指麾者王風左執翿陳風值其鷺翿皆是也則此羽數正舞列之羽正所謂佾而至今未解誰謂說經易事乎

四箴曰時日害喪劉向新序亦云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不止朱註且說文曰是君象則以日比民似不如此君之爲當也曰新序數語正朱註改文所由而仍舉相難贅矣若曰是君象亦執一語耳趙褎冬日之日則日臣象矣禮以三老比日月星不又民象乎況說書最忌執一人苦不讀書而書實難盡趙岐以時日害喪爲乙卯日桀當大喪則君民與日皆無與矣而孫奭正義又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日曷有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俱亡耳則此一日字又君民同象何以分之

五籖曰子畏于匡家語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索隱註宋邑也若畏不可鬬則史記孔子之陳過蒲公叔氏以蒲人畔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曰寧鬬而死鬬甚疾何也曰匡不是宋邑此在子原書及正事已歷辨之何必再贅若蒲止孔子此不可信之事據云公良孺有私車五乘從孔子則季平子登臺亦祗求以五乘亡豈不可鬬顏淵無是也況此是阨不是畏分明尤妄並無疑悖孟子是時孔子當阨孔子阨陳蔡與論語子畏不同

六籖曰九合諸侯以十一會去北杏陽穀則陽穀公

羊稱大會穀梁亦稱其端委搢笏以朝諸侯此必不可去者且九會既難定則混作糾字未爲不可也曰不取北杏陽穀此論語疏文非杜撰者況前人說經精細且重聖尊經卽一點一畫不敢恥忽今人必起而掃蔑之子亦知九合二字有心血乎鄭康成釋廢疾斷言十一會當去北杏與貫陽穀以夫子言九合諸侯北杏無諸侯貫與陽穀止一宋公而餘皆微者與夫子言諸侯不合故去之然而十一去三又少一合因之穀梁釋文止去貫陽穀而存北杏以爲貫與陽穀管仲皆不欲有違于聖經管仲之力四字故當

去而北杏不然然究不能定當時劉炫謂當補會洮而范甯以洮作兵車之會因又云葵丘之會夏冬兩時當分兩會則漢晉唐儒皆尊經重聖苦心較計以曲全九字然而必不及貫與陽穀意可知矣公穀道聽塗說久有定評乃即此一會經文明書宋公一人而穀梁妄云端委搢笏以朝諸侯將欲朝誰若九數難定亦人不能定九數非九字有誤也左傳晉悼自稱九合諸侯而國語稱七合然不可謂非數目矣無已吾有說于此司馬貞註九川以黑水弱水河濟江漢淮渭洛九水當之而恰合及註九山則禹貢二十

七山至今未定也向使有人請名九山爲糾山誰則許之

七籤曰三桓以季友爲莊公母弟而仲慶父叔牙指爲長庶此杜預之誤按春秋傳魯惠公生桓公而惠公薨桓少隱攝十一年羽父使賊弑之而立桓公乃立三年而娶文姜六年而生莊公則計桓之齒不踰弱冠安能生長庶之慶父及叔牙與且諸侯未聘嫡而先娶妾有是禮否況當時稱共仲不稱共孟未必居長其後稱孟孫以三桓自長幼耳乃莊二年經書慶父帥師而杜預註爲莊長庶兄此係不深考而致

誤者史記以季友爲陳女所生固屬妄誕然公羊謂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母弟此似可信而先生不取不可解也曰此亦杜是而公羊非者子計桓齒自桓生以至生莊止十七年十七以前必不能生子此尚非正說何則文王十五生武王有成事也况桓年不止十七世但知桓生而惠薨一甫生而一卽死耳不知策書有云當惠公薨時有宋師且太子少故葬惠有闕則少者未成人之稱非始生稱也及葬惠而隱反不臨使桓主之若生年卽薨則桓二歲耳安能爲喪主是以杜註斷然曰生桓而惠薨謂生後始薨非

生年即薨也者慶父爲莊公庶兄則亦計年可定者子詳于計桓年而反失于計莊年莊以桓六年生至桓十八年而桓薨莊立止十三年耳乃莊二年而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則莊年方十五未有年十五而有弟可帥師伐人國者所謂丈人長子者安在是以春秋釋例謂經書慶父伐於餘丘而公羊以爲莊公母弟計其年歲既未能統軍又無晉悼王孫滿幼知之文此蓋公羊之妄而先儒曾不覺悟此成說也若諸侯未聘嫡而先娶妾從來有之春秋前傳曰元妃明始適夫人也諸侯有元妃二妃下妃而皆可再娶亦

皆可始娶然必適而兼始娶謂之始適故有始而非適者孟任之類是也有適而非始者哀姜之類是也桓公以成人卽位而方娶于齊其有始娶何疑乎至慶父氏仲而又氏孟則禮緯庶長稱孟釋例亦謂適長稱伯庶長始稱孟故慶父以附莊自氏爲仲而其子公孫敖以後終稱孟氏猶趙盾爲長庶稱孟而其孫武以適長而終稱趙孟知氏荀首之後中行伯之季弟俱適長稱伯而其後荀吳庶長亦稱知伯此中禮例眞有從來所未曉者是書括略耳焉能詳及然亦未可淺視如此

嘉興王楨字元幹國子監助教問孝乎惟孝論語句讀與君陳篇以惟孝屬下自是不同但君陳係古文尚書東漢始出或者惟孝之句多在未見君陳時而其後一見即以惟孝屬下句此不必朱氏始改讀否且孝乎一讀惟孝又一讀似可兩存惟先生裁之曰君陳固晚出然以惟孝句者皆在見君陳之後不特唐宋至今古文顯然即包周袁宏陶濳潘岳輩亦何一不見君陳而竝無一人以惟孝屬下句則不得謂君陳晚出有異讀矣且朱氏改讀竝非臆斷朱氏于諸書或未之見然註疏定習觀也註以惟孝句而宋人邢氏作

疏義又並不云乎字可讀乃忽讀乎字此非始事乎且孝讀乎讀有必不容兩存者子亦知論語原文乎漢末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每行賄改蘭臺漆經因詔蔡邕輩刊正原文勒石立太學門外其論語殘碑見于諸書者猶有東觀餘論及董逌洪适諸考釋如意與之與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賈諸賈之哉置其杖而耘譬諸宮牆類而至孝于惟孝皆註曰于板本誤乎則孝于無何理矣六經秦火後晦蝕不一何幸千百年後尚得親見先聖原文而猶欲強存誤說以與聖經溷則何必然

漢魏唐宋俱有石經惟漢石經蔡邕所書者是原本若板本則後唐明宗長興中國子博士田敏所校刻爲鏤板法行之此實書籍鏤板所自始世傳五代和凝始鏤板宋史謂始于周顯德中皆非也但此乎字觀諸家引文則從來寫本原有之不止板本自宋初特頒長興板本于天下而寫本盡亡然則今所行論語皆唐後板本世誰辨之

烏程姚淙字季遹問射不主皮主皮固不是貫革然國風羔羊之革毛傳曰革猶皮也則皮革亦通註字否曰韻文別是一例詩以裘爲革與春秋傳牛則有皮

彼以甲為皮正同取合音耳故舊儒有以羔羊之革謂大夫之儉皮而似乎革比之晏子一裘三十年皆强解多事經文不如是也凡解經須識文例文有兼例如周禮有掌皮官豈不兼革本文明云須皮革于百工且云共毛毳以待邦事向使執其名以為毛毳與革皆可註皮此為耑愚乃又有通例禮運膚革明通肌皮而必謂革不是皮周官飾皮車明通革車而必謂皮不是革此謂偭强今主皮貫革平白兩分既非兼文又非通字而以皮為革此非通註可比例也直妄而已

東陽盧人宏字子遠門人

問苗而不秀朱註穀始生曰苗此與周頌播厥百穀厥厥其苗相合且管子亦有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語是始生二字未嘗杜撰而先生不許何也曰豈謂穀無苗特苗不止穀耳詩有黍苗春秋有麥苗王風有稷之苗管子有命禾曰苗論語無實指也況苗與秀對文作生達解萬一如後儒釋詁指作物名則此為草耶穀耶抑黍稷穡穋耶故曰不當偏指作穀也若始生之訓亦從來有之特其義不具必兼少長言而後苗之前有函謂隱含生氣也有達謂透出土上也有傑謂傲然發作

也然後有苗以暢遂之如法言育而不苗畢竟有生育數層在苗前諸書現在也如謂管子解始生則不然管子專領一苗字而以始少益承之正兼始少解反認作始生可乎

又問堯舜禹已是名焉得又名放勳重華文命每一人必兩名不可解豈放勳果是號乎曰上古無明著名號之文雖一名兩名原不可解然斷不得如孔註以放勳作史臣讚詞恐無據也人欠讀書耳諸書稱皐陶爲咎繇又爲庭堅已三名矣乃史正義引曹大家註謂即秦紀之大業不四名乎伯益在系本漢書

稱伯翳而史記又稱栢翳或栢伯音訛耳乃又引古尚書曰咨爾費又名費何也堯子丹朱原名朱一云名啓明而管子宙合篇有若傲之在堯語註傲丹朱名此則何解若禹名文命而系本謂鯀生高密成湯巳名履而乾鑿度謂湯又名天乙如此者比比也且有最難通者商紂卽商受不知名紂抑名受乃考之實受辛也向使受是名則太丁太甲皆名太不可訓也辛是名則何以處小辛廩辛諸先君乃尚書曰今商王受殷本紀云帝乙子帝辛請解之

又問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在尚書書序俱無此

文程子解固無理然尚書孟子兩經到底扞格且漢志引伊訓既不去外丙一名然又無仲壬祇曰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一時而服三君之喪有是理否曰兩經不扞格而解經者扞格之據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則湯崩而太甲卽繼之故伊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元祀太甲元年也厥祖湯也祇見者嗣王卽位而奠告于湯殯前也是以漢造太初曆時追考殷曆有云成湯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伊尹祀方明越茀行事則正與伊訓文合古者君喪在殯但不祭廟

而倘遇郊社則必踰喪紼行祭謂之越紼是時太甲初改元而朔日甲子値冬至郊祭因使伊尹攝祠先王契以配上帝而次日乙丑然後奠殯即位而作訓故伊訓曰伊尹祠先王指郊祀言見厥祖指奠殯言其曰十二月即殷曆之十一月以殷曆算律用夏時也曰乙丑即甲子朔之次日故太甲篇稱十有二月朔此不稱朔也是太甲繼湯考之尚書書序及殷時之曆而無不然者若孟子之說則史殷本紀直增二君曰立曰崩而後之爲帝系爲汲冢紀年且改殷二十七王爲二十九王以致漢律歷志譙周古史考不

曉二十九王是增數又增二王曰三十一王而扞格極矣殊不知孟子原是易解予向作廣聽錄曰外丙二歲卒仲壬四歲卒則諸書皆通有何扞格即曰二弟之死與繼統何涉而必記之則以殷制必傳及也乃班氏作志亦引伊訓亦解越茀而弟不識先王爲何人殷無追王禮而湯祖與先王不當禘出竟不疑國語玄王勤商殷人郊契之文而以三君混嘗之且又不知乙丑是甲子次日而于乙丑下增一朔字此亦先儒之紕繆至今日而始發者若又遺仲壬則不能強爲解也商制先君沒踰月即位故湯十三年十一月崩而十二月即位改元與周不同

汝寧何鏞字武京門人 問關雎之亂朱氏註固錯然以詩末章爲樂之卒章亦錯樂記武亂皆坐此大武之第五成而伸曰亂則亂非卒章矣且國語閔馬父校商頌以那詩之亂限自古在昔四句然而此四句後又有顧予烝嘗湯孫之將二句則亦非卒章今曰卒章何也

曰此所以須讀書也大武亂皆坐非謂武之卒章可皆坐也謂武之行列至此漸變急須以周召文治治之因而皆坐亂者變也此正所謂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者而乃以坐作時舞曲末畢而忽攙亂章于其間此陳顯不通妄註而據之

以定亂之先後謬矣若那詩顧予烝嘗二句則另是一章在卒章之外謂之和詞故次烈祖詩亦有顧予烝嘗二句此如楚茨甫田皆有報以景福萬壽無疆二句九歌湘君湘夫人皆有捐予珮兮江中四句一例至于亂則在周頌武詩以末一句爲亂楚詞涉江哀郢惜誦招蒐以及漢後諸賦皆以末一章爲亂且有重詞倡詞少歌詞類在亂詞和詞之外而降而樂府則前爲豔詞後爲趨詞豔即緩趨即促亦即閔馬父所云輯之亂趨促輯皆聲之轉也總皆亂也若宋人說則總不可據也

會稽姜兆熊字芑貽康熙癸酉舉人門人問傳不習乎原是傳之于人與忠謀信友合作三省皆是爲人之事上下一串但學須爲已曾子大賢開卷便以爲人自省似非聖學故朱氏特將此句反解以補救之不審是否曰使爲人果非聖學則一連兩省早已叛教單單挽回一省亦不足以救曾子之不賢且儒者何等致補救曾子明明大文有爲人二字假非聖學則錄論語者亦必是身通六藝諸君曾是之不察而開卷便謬非孔子徒矣夫所謂今之學者爲人不是求見知于人如集註所云也爲者助也古學務躬行今學徒見諸

言辭但能立教以助人而躬行不足故曰為人猶大學云本亂而末治謂祇求新民而不求明德卽是治末非謂大學不可新民古學不當為人也且子亦知聖學何在乎論語明云曾子傳道惟有一貫而一貫之道只在忠恕忠者為已恕者為人也卽大學所云明德新民中庸所云成已成物孟子所云獨善兼善也是以大學絜矩則曰藏恕中庸以人治人則曰忠恕孟子反身誠而萬物備則曰強恕然且聖學在是聖道亦在是子貢多學謂之聖學曾子曰吾道曰夫子之道卽謂之聖道在聖道曾子直下承當而在聖

學則子貢以三章三進之其一是一言終身章一是不欲無加章一是能近取譬章皆明明以忠恕爲聖道聖學由漸入深而宋儒于聖道忠恕則曰借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于聖學强恕又曰恐博施濟衆馳騖高遠故又借指指月而以强恕假應之則直是門外人語絲毫不知有痛痒者也夫百工技藝皆有一下手工夫如大匠規矩射者彀率彼此畫一即或異端外氏亦且羽士鍊水火桑門領句子祇有一門別無岐路而獨聖道聖學自北宋以迄于今言人人殊或曰主靜或曰主敬或曰涵養或曰窮理彼差此

別將何下手獨不思大學言學其下手只在慎獨去私利之意由好善惡惡以推之民好民惡即忠恕也中庸言道其下手亦只在慎獨出戒謹之意由大本達道以推之位天地育萬物亦忠恕也于此不曉舉聖道聖學而劃作兩橛且云周公沒千古無治道孟軻死斯世無眞儒夫天下有無治之儒無道之學無外王而謂之內聖者乎大學無新民不成爲學中庸無成物不成爲天道人道而乃薄治術卑事功讀全部四書而茫然不知道學爲何物嘗謂論語有三着眼一子貢問士以使四方者加孝弟之上而且訴言

行信果爲小人一子路問成人極推知廉勇藝禮樂而反以審義利信久要見危授命者鄙之爲今之成人一子貢問管仲歷稱管仲爲仁人爲民到今受賜而斥名忽爲匹夫匹婦自經溝瀆此必有故所最當着眼而思其義者而乃于問士則曰警子貢皎皎之行于問成人則曰此是子路鄙固之言于問管仲則無可推卸直詬厲夫子此言害義之甚啓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此尚可讀四書可稱聖門之學者乎夫老安少懷不是夸大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不是違禮犯分赴佛肸公山之名並非游戲之詞宰我井有

仁焉決非故爲此無理之問而乃揣殘守缺大言爲已將孟子所稱名實爲人原以匡君濟民爲爲人之實而一概掃盡毋怪乎今世么小并毀陽明大儒爲異學而不自反也此正道學是非一關鍵也

東陽盧元璧字人璧過草堂問朱註不識宗法故于孟子宗國論語三家之堂皆不能註乃其著家禮偏講宗法謂祠堂之祭必長子長孫主之稱爲宗子考魯桓一宗不及莊公則長子非宗明矣且三家并不宗仲慶父則長庶亦有非宗者今乃宗長子長孫此何禮與曰此大無禮者予作大小宗通繹言之詳矣考

古惟封建有宗郡縣即無宗惟天子諸侯有宗大夫巳下即無宗今以士庶而言宗巳是無禮且其最無禮者莫甚于祭祭典惟子必祭父自七廟以至一廟凡廟皆殺而父廟獨不殺則祭父重矣至宗子主祭而祠堂所設祇是長子長孫之四親凡合族父祖但納其主于堂側臨祭時弟分獻一杯巳耳則合族之子皆無一人得祭父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乃壓糟叔孫必以宗子之名爲可聽附會儒說牢不可破請將予祭禮中所辨定其不通者約略言之古宗子以天子諸侯之第二弟爲之稱爲別子今反以長支當

宗子則長而非別不通一也天子諸侯尊貴其兄弟不得與君聯親親之誼故別為一宗以使之自親其親令兄弟等夷親疎無間而反立宗以間之不通二也古一君有一宗魯在春秋有十二公即有十二宗況前後推之則為宗無算令一家一宗則與天子諸侯自相傳宗者何異不通三也亦惟一君有一宗故所分之宗亦即以宗此所分之君三桓宗桓公即立桓公一廟于桓氏為三家之堂而世世宗之宗此君也今第長房耳何得使通族皆宗長房不通四也亦惟一君有一宗一宗又必有諸族故三桓一宗即分

之為仲孫叔孫季孫三族而等而下之分族無算晉叔向所云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者是立宗為收族而設禮凡云收族合族皆指宗法令一宗族耳不分何收不散何合不通五也古分宗族即分姓氏天子諸侯不更姓如周為姬魯亦為姬類而宗子則易姓而為氏如魯之展氏臧孫氏類降此則又分氏而為族如三桓之又分為公父族子服族類令宗子易姓否宗子而下又易氏否則何以辨為別子為繼別子不通六也古宗子皆卿大夫世官藩屏邦國作本支之翰故詩曰宗子維城大宗惟藩令族非邦國

有何藩翰不通七也其家不通者宗子主祭限祭四親夫宗子長房分多卑幼以通族之衆而卑幼統之已屬悖逆況其所祭者卽卑幼之父祖曾高也宗子非君而通族老幼儼然助祭諸伯叔氏非臣而儼然帥通族之老幼以祭此宗子之親是無君也以尊而祭卑以衆大而祭四小是無長上也不祭已之父祖而祭他人之父祖是無親也無親無君無長上三綱亂矣不通八也大小宗通繹　祭禮通俗譜

又問子見南子朱子明云古仕其國者有見其小君之禮及或問禮出何書則又曰此于禮亦無所見是

禮之有無可隨口造說既已可駁乃又連舉春秋覿禮儀禮饗禮兩不相干者以支飾之則有意作僞更非君子所宜有矣但春秋覿禮係魯莊娶哀姜時以朝廟禮與覿禮並舉故夫子譏之謂婚禮朝廟在婦至日不在次日故也然而朝廟即廟見禮也朱氏者家禮以婦至三日廟見祠堂則三日始廟見而春秋次日猶譏其晚得毋三日廟見亦非禮與曰此非禮之極不特誤家誤國誤天下并誤後世不可不急急刊正者夫朝廟非廟見禮也古婚禮娶婦極重者惟祖宗父母其在祖宗則有兩告廟禮一謁廟禮而在

父母則有一生見禮一死見禮兩告者一是親迎時告迎春秋楚公子娶鄭所云先佈几筵告于莊共之廟是也一是婦至時告至春秋鄭公子忽娶于陳陳鍼子送婦至不告而配鍼子譏其誣祖是也而于是父母帥之以謁廟易所云士刲羊女承筐者男奉羊祖女奉脯修棗栗以謁之在天子諸侯謂之朝廟大夫以下卽謂之謁廟然非廟見也若夫父母則婦至之日但以父母作主人迎婦入門與婦交拜行饋主禮而卽帥之以謁廟至次日質明始行見禮其見生舅姑禮名曰婦見以特豚饋舅修棗栗獻姑姑兩

拜而舅倍之謂之俠拜于是覿婦醴婦饗婦皆于是日或次日行之脫不幸而舅姑死則行死見禮于成婚三月之後見死舅姑于廟名曰廟見其見法婦棘素入廟手捧菜羹一盂口稱來婦扱地而拜扱地者古婦拜首不至地但伸腰長跪袛以手上下當胷如肅揖然惟此日則哀慘之至兩手控地而埋首其間一如男子之稽顙者謂之扱地然後又擇日而祭舅姑名曰祭禰以不及祖廟也然總之祇成一廟見之禮脫又不幸而未行廟見其婦身死則非其子婦謂之不成婦喪葬總殺禮所云不殯廟不祔皇姑壻不

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何則未成婦也故禮有不廟見不成婦之文朱氏不知何故倒讀其文曰不成婦不廟見先誤認此廟字爲祖廟非禰廟舅姑之廟又誤認此見字爲見祖宗非見舅姑夫祖宗惟新喪奠殯可稱曰見無三月行祭而可云見祖見宗者此第以舅姑應拜見而不幸而死因推此見字曰廟見祖宗無是也是以婚禮有三見曰婦見曰廟見曰壻見壻見者男見女父母而總以婦見字推及之然且女父母死即不行死見禮而他可見乎乃又誤認此婦字爲夫婦之婦非子婦之婦夫夫婦之婦則

婚禮納徵郎已成婦徵者成也謂成其夫婦名也故春秋逆女閒稱逆婦公羊所云在家稱女在途稱婦者不必薦寢後始成婦也乃以禰廟攷祖廟以子婦攷夫婦以生舅姑攷死舅姑以三月廟見攷三日廟見以不廟見不成婦攷不成婦不廟見婦至不顧祖宗不關父母舉兩告一謁之禮而盡廢之甫下車郎牽婦入房一如禽獸之苟合謂之成婦且必成婦三日而後謁祖宗將春秋所云先配而後祖是不有其祖何以能育明明告誡之語亦竝不之顧且舅姑見存而曰廟見廟見稱之于口告之于神題之于祝冊

書之于親戚宗黨之簡帖不祥莫大焉乃不意元明以來舉世貿貿竝行其禮者四百餘年巳慘極矣且有顯誤人國家大事明見史冊者當故明嘉靖初議大禮時閣臣楊廷和誤信程頤司馬光濮議而進士張璁爭之乃璁亦無學方世宗之母興獻王妃來京禮官議王妃以藩王禮從東安門入璁不能爭反曰興獻王妃宜行廟見禮而後入宮舉朝譁然然無以難之獨太僕卿葉清大言曰婚禮廟見係舅姑偕亡而三月之後婦見舅姑于禰廟者今毋論興獻王妃非三月新婦顧壽安邵太后本憲宗之妃興獻王之

母今皇帝之祖母而妃之姑也姑現在宮中以子婦來宮而忽行死姑之禮逆莫大矣皇帝縱不如如壽安何禮部尚書毛澄聞其言大驚曰出何書曰出禮記曾子問急索其書傍晩執奏乾清門帝頓足曰幾壞乃大事次日奉慈壽張太后敕令王妃從大明門入帝跪迎闕內能廟見禮由是帝亦薄璁會璁仿歐陽修濮議作或問一帙齋至左順門上之帝亦以無據留中不發其後豐坊嚴嵩輩肆行邪說請稱宗入廟配天饗帝兩家各爭之不得帝每曰着明據典禮使至當來說又曰諸凡所執奏皆違理背經姑不查

究着將夏商周典禮見于經書者推詳博考還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來說而舉朝無一讀書人洵口胡亂在廷和家有員外薛蕙議大小宗禮在張璁家有選郎方獻夫議為人後禮各襲宋儒杜撰之言違離悖誕以致人主厭聽素性決裂稱興獻王為睿宗皇帝迎主入廟與太祖太宗合祭同位且仿明堂大饗禮配昊天上帝于皇極殿其為禍烈敗壞一至于此嗟乎讀書者宜自省已詳見辨定嘉靖大禮議

或問季氏既是大宗則季札稱叔孫穆子為宗卿何也

文蔚曰此通稱也同姓大夫俱得稱宗卿猶

同姓大夫之妻俱得稱宗婦以大小宗皆宗也且有遷宗遠而亦稱宗大夫未進爲卿而亦稱卿則加稱也猶漢後稱州牧爲君侯唐後稱邑令爲明府與明庭也此皆無所闕者

又問孟子心之所同然集註解同以爲可何爲不可

文獻曰杜撰說書則無一可者然是也如是也並無解作可者同然卽皆然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以爲可可乎且此然字承上惟耳亦然目亦然來惟耳亦以爲可目亦以爲可可乎

西河全集中說經數十種皆入
四庫全書著錄行世已久其四書改錯一種栞成旋
毀故流傳甚少己巳夏余偶從書賈得此書繼因求
觀者眾遂付剞劂或云西河攻訐程朱不可栞播夫
九經乃聖人之書非程朱一家言程朱既一埽漢唐
諸儒之說而必欲使後世齊一異辭亦非所以尊程
朱也然則此書雖駁而不純其亦存而節取焉可原
書頗多脫誤兄子衍寧力疾任校讐爲易其目而訂
其訛今刻竣而寧已下世其勞未可沒也因并識之
嘉慶辛未五月望日甌山金孝柏跋